

董尧著

北洋兵戈

九

北洋联帅孙传芳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北洋联帅孙传芳

董 尧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联帅孙传芳 / 董尧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4

(北洋兵戈)

ISBN 7-5005-5714-0

I. 北... II. 董... III. 孙传芳 (1885~1935) —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434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ce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话: (027)88391585 88391589

北京市华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5.375 印张 2791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全十册): 195.00 元

ISBN 7-5005-5714-0/K·002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南财公司负责调换)

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田秉铎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作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谏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1912年至公元1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

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

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辩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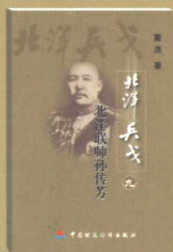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作者简介

董尧，1931年12月出生，安徽省萧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编审。曾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中篇小说集等专著共12部；穷20年心血，完成《北洋兵戈》10卷。



目 录

第一章	孙传芳流浪到济南	(1)
第二章	到东瀛去镀镀金	(12)
第三章	消灭白朗军	(24)
第四章	为上司进京见皇上	(36)
第五章	出征鄂西占长江	(48)
第六章	王占元下野了	(61)
第七章	国事家事都怪难	(72)
第八章	当了几天福建督军	(83)
第九章	趁火打劫占杭州	(94)
第十章	借状元光攀朋友	(106)
第十一章	兵屯徐州不知进退	(118)
第十二章	当了五省联军总司令	(129)
第十三章	状元不想问政事	(141)
第十四章	从江西走向沼泽	(152)
第十五章	孙传芳天津拜山	(163)
第十六章	不该兵退江北	(174)
第十七章	兵败龙潭	(185)
第十八章	从济南败到金乡	(197)

第十九章	张作霖暴死皇姑屯	(208)
第二十章	招牌再挂也是回光一现了	(222)
第二十一章	无可奈何隐居津门	(233)
第二十二章	求相问卜探前程	(244)
第二十三章	遁入居士林信佛	(255)
第二十四章	义女在佛堂开了枪	(266)
第二十五章	魂归西山	(278)
后记		(287)

第一章

孙传芳流浪到济南

山东省泰安县离城 10 里有个下乔庄，庄上有一户孙姓人家，日子虽然不宽裕，温饱还是满足的。孙家传到育字辈，就只有兄弟二人了，老大孙育典，年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原来也想着能够金榜有名，光耀光耀门庭，谁知爹娘一歿，家道清贫，连个秀才也没沾边，只好在自己家中设了馆，为乡里邻舍和亲戚们教育几个孩子。老二孙育吉，大字不识几个，力气都放在种庄稼上，日子也还可以。如今兄弟俩同住一个院子，妯娌们虽然坷坷碰碰，老大家张莲芳是个通情达情的人，处处谦让三分，小院子也到还平平静静。

谁知到了光绪 18 年(1892 年)，孙家出了祸事——

教书的孙育典，是个老实正直人，虽然学识不高，治学却十分严谨，对学童的学业十分认真。“亲邻把子弟交给我了，我得培育他们成才。误人子弟，无颜面对乡亲！”

有一天，育典舅舅的儿子，他的小表弟竟然偷偷地跑出学馆，跟庄上的野孩子打架去了，闹得几户邻居跑到学馆里大吵大闹。育典好生赔礼，总算把事平息下来。然后，他把那位小表弟叫到面前，手持戒尺，大声吼道：“好好地时光不读书，为嘛到外边惹是非？这样下去，还能成好人？把手伸过来！”

小表弟是个捣蛋鬼，硬是不伸手，还拔腿外跑。孙育典一怒之下，抓过小表弟的手来，“啪啪啪”就是 20 戒尺，把小表弟的手打得

顿时红肿起来。事后,孙育典也有点后悔:“孩子总是孩子,教育一番也就算了,何必动真的,把小手打得那个样子!”正想着去向老舅赔个不是,解释一下,谁知老舅已经风风火火跑了过来,不容分说便抓住他的辫子,怒打了一顿。结果,还把辫子给扯下了一绺。

孙育典也算是乡里脸朝外的人,被人痛打,已是脸面扫地;辫发被扯,更是奇耻大辱。越想越觉无地自容,闷在家中卧床不起,竟然大病缠身,日渐加重,弥留之际,他把妻子张莲芳叫到床前,含着热泪说:“莲芳呀!我对不住你。两个大妮(乡俗,女儿无名,按出生先后称大妮二妮)虽然出门子有家了,还有三妮,还有儿子。今后难为你了。”

“别说这话。”妻子说:“谁能没病,那就殁了?好好养着,几天会好的。”

育典摇摇头,叹息着说:“儿子呢?把儿子叫来,我看看。”

片刻,一个6、7岁的男孩来到床前。圆圆脸膛儿,虎灵灵一双大眼,胖墩墩的身个,脑后垂一条粗短的辫子。站在床前,噙声噙气地叫一声“爹!”

育典把儿子拉到身边,抚摸一下儿子的小脑袋,说:“爹不行哩,你以后要好好听娘的话。”

男孩点点头,说:“知道了。”又说:“爹,你会好的。”

育典冷冷一笑,对妻子说:“莲芳,孩子都7岁了,还没有自己的名字。按家谱中排辈顺序,他是‘维’字,我往日想给他起个名字,总也想不准。没想到今后的养育责任全传给你了,我想,就叫他‘传芳’吧。一来是重托你了,把儿子传给了莲芳;二来也盼着孩子有出息,多干些留芳千古的事。”

莲芳拉起衣衫揉眼泪,说:“给孩子起名就起名吧,说那些伤感的话为么?”转脸对儿子说:“爹给你起名字了,快谢谢爹。”

刚刚有名叫传芳的孩子,深深地垂下头,说一声“谢谢爹!”

——就是这个孙传芳，日后竟然成了五省联军总司，在军阀大混战年代，闹得东部半个中国几年间都鸡犬不宁！

儿子有了名字不几日，孙育典的病转入了夹气伤寒，竟呜呼哀哉了！

孙育典病故之后，张莲芳领着未出闺的三妮和儿子传芳，本想勤儉理家、艰难度日，谁知她的那位妯娌弟媳却是个不本分的人，萌起了独吞家院的念头，终日“寡妇长，寡妇短”地无是生非。有几天，还把传芳拉到僻静处，狠狠地打了几顿，打得孩子头青脸肿，遍体鳞伤。张莲芳心疼了，把儿子抱在怀中，痛哭失声：“传芳呀，下乔庄咱们不能住了，再住下去，你就没命哩，咱逃走了吧。饿死冻死在荒山野岭也不能再受这份气哩！”

往哪里逃呢？一个妇道人家，领着一个13岁的女儿、一个8岁的儿子，什么地方是家呢？无可奈何，张莲芳只好携女带儿到商河镇大女儿家中暂住。

那岁月，山东地方正闹义和团。义和团杀贪官、反洋人，闹得轰轰烈烈。官府对于义和团，先是怀柔安抚，安抚中有镇压；后来，省里巡抚换了人，干脆实行了完全镇压的政策，终日抓追逮捕，杀伐赶打。义和团的众人便躲躲藏藏。此时，有些坏人也乘乱打家劫舍，闹得村村镇镇再无宁日。大女儿家的商河镇无法存身了，张莲芳只好领着儿女离开，又流浪到了省城济南。并且告诉儿女“从今以后，谁也不许说自己是泰安人，只说是历城县人好了。”

济南，一座古老的城市，西汉置郡，东汉改国，宋时为府，元改为路，明仍为府，清初其辖境几乎是山东北半部，是著名的中国泉城之一，所谓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之地。虽然四乡形势大乱，济南古城，还是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然而，对于3个举目无亲的乡下人，却依旧是冷气袭人，张莲芳领着儿女在僻街一角寻到一间

破旧的草房子住下，在房外用泥土垒了个土灶，买了一口旧大锅，便在街口摆起了茶摊，以卖茶水度日。女儿三妮身体强壮，从小爱武，母亲便托人把她送到了武馆去演练武术；儿子传芳年幼，就让他到街巷中去拣拾破烂，有时到城郊去拾柴禾，帮娘烧茶。这样，一家3口，糠一顿、菜一顿，日子虽然艰难，总算有了活路。

三妮是个有心计的女孩，演练武术十分用功。两年工夫，刀剑枪棒样样精通，在武馆成了小有名气的人。此时，住在济南的武卫军总部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发现了她，十分赞赏，一定要把她收为二夫人。托人说合，大办酒宴，很快便成了这门亲事。

王英楷是个有身份的军人，娶了三妮之后，便对张莲芳说：“娘，如今咱是一家人了，你老再不必在街头日晒雨淋地卖茶卖水了，我已在大明湖北边为你买了一座房子，你领弟弟到那里住吧，月月我供你银钱，让你有吃有穿。”

张莲芳说了一片感激地话，又说：“姑爷这番心肠，我谢了。只是……”

“娘，有啥话，你只管说。”王英楷大咧咧地说：“能办的，我一定尽心。”

“这样说，我也不见外了。”张莲芳说：“我那儿子传芳，也是十几岁的孩子了，总不能整天在外流流荡荡，我想让他学点嘛吃饭的门路，以后也好养活自己。”

“这好办。”王英楷说：“我宅上现有学馆，学童都是自己人，就让传芳到那里念书去好了。”

“那敢情好呢！”张莲芳总算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日子稳定了，岁月也显得匆匆，不觉间，便过了5年。孙传芳已经18岁了。一天，娘把他叫到面前，说：“传芳，你在学馆里读书，也有几年了，不知道能不能取个功名？”

孙传芳说：“娘，科举制度眼看着不顶用了。我不想什么功

名。”

“哪你想干嘛呀？”娘很焦急。“总不能在姐夫家吃一辈子闲饭？”

“娘，我哪会吃一辈子闲饭呢，”孙传芳说：“我想了好久了，我去吃粮当兵去。”

“吃粮当兵？！”娘心里一惊——张莲芳虽没有文化，自幼还是经过较严家教的。那时候，正经人家对吃粮当兵印象不好。“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娘皱皱眉，说：“当兵……”

“娘，当兵有什么不好？”孙传芳说：“你瞧，三姐夫不是也当兵么，不是很好么！”

娘想想，也是。“这些年不是全亏了三姑爷么！”她再认真打量一下儿子，觉得儿子身架、体型都成人了，虎虎势势，够个当兵的料；何况又念了几年书，准能当一个好兵。于是，便点头说：“好，你当兵去吧。明儿我对你三姐夫说说，让他给你找个地方。”

次日，张莲芳梳洗一番，又换了件干净衣服，便走出家门，朝着执法营务处衙门走去。进了院子，先见了女儿，然后又去见女婿。“姑爷，有件事，我特来和你商量。”

“什么事，娘只管说。”王英楷给岳母一边倒茶，一边说。

张莲芳说：“传芳也长大成人了，求功名也不是那块料，一心想吃粮当兵。姑爷你看看，帮他找个吃粮的地方，成吗？”

王英楷皱着眉想了想，说：“也好，小弟也不小了，该到外边去闯闯世面，增长见识。只是，他总还念了几年书，也算勤奋好学，有了学问，干什么好呢？容我想想。”

两天之后，王英楷让三妮告诉娘，他已经给北洋陆军练官营的朋友说好了，让传芳到那里去当学兵。并说：“请娘领着传芳到家里来一趟，我请他们吃饭，算是送行，顺便也交待传芳几句。”

张氏听了，十分高兴。“三妮，回去告诉姑爷，娘感谢他，咱孙

家世代代都感谢他。”

三妮微笑着说：“娘，你怎么说外道话了。一个女婿半个儿，他虽然不姓孙，总是孙家的女婿，是咱们孙家的人。为孙家办点事，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话是这么说，”张莲芳也笑了。”女婿总得算是外人，人家的人。这几年，如若没有姑爷的关照，咱娘儿们不是还得在那个破草屋里，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哪里还会有你兄弟进学馆，读书识字。”

三妮又对娘问了些生活上的事，最后丢下点银子钱，说：“娘，传芳要出去求事了，他人也大了，该添的衣服、用品，你去买买；该交待的话也交待几句。他再大，在你面前也是个孩子，孩子离家了，娘总得嘱咐嘱咐他。”

张氏心里高兴，女儿这几年在衙门里总算见多识广，过的是官家日子，讲的是排场、情理。听了女儿的话，便说：“好好，这些事娘做得到。”

“娘，明天到我家去，你让传芳别空着手，茶叶呀，香烟呀，弄好点心呀，你在街上买点，总算一份心意吧。”三妮说：“你女婿是脸朝外的人，不会嫌礼轻礼重的，只是讲究个仁义。也让传芳说几句感激的话。”

娘笑着说：“三妮到底是见多识广的人，懂大理，是该这样做。娘等会儿就上街去办。”

三妮走了，娘真的跑到街上，认认真真地备了礼物，回到家中，又把儿子传芳叫到面前，絮絮叨叨地交待了一片，然后说：“快到街上洗个澡，换换衣裳，明儿领你到你三姐家去。”

1902年，壬寅，春。

几阵东风，把冻封了一冬的济南城吹化了。连着千家万户的

清溪，又响起了叮叮当当地泉水声；萎枯了的杨柳枝条，渐渐吐出了金黄色的叶芽，小草也钻出了地面；趵突泉更旺盛了，大明湖水面开始了荡舟；脱去长袍的人们满面蒙着春风，走出家门，走向公园和商场。

泉城又是一个复苏的岁月。

早饭之后，张莲芳领着儿子从大明湖畔的家院走出来，缓缓地朝女婿王英楷的官署走去。55岁的女人本来还不该苍老，可是，张莲芳却不同，生活对她太苛刻了，由乡到城，10年的颠簸，把人就逼老了。本来，她那身个、脸膛还都是几分苗条的，两只大眼也挺有神，嫁到下乔庄时，受到众多人的赞美！可如今，腰背都显得驼了，双眸已下陷，密密地皱纹锁住整个脸膛，只有那副素雅的打扮和伶俐的行动，还略见风华年代的影子。她领着儿子，沿着湖畔小道，边走边又交待起来：“传芳，咋儿娘交待的话你记住了？”

“记住了。”孙传芳说：“全记了。”

“记住就好。”张莲芳又说：“往后自己在军营中生活了，没有人提醒你了，全靠自己。要紧地是自己机灵有眼色。你三姐夫在军营过的年数多，啥事都懂。今儿让你去，就是对你好好交待交待，当紧当紧的要好好听着，记住啦？”

孙传芳点点头。

娘又说：“你爹走得早，来不及教育你；娘又过着流流荡荡的日子，这几年全亏你三姐夫。可也不能总靠人家。孙家这个门面，全靠你撑了，好也是你，坏也是你。你得争口气才好呀！”

“娘，别再说了。”孙传芳把娘的话都记在心上了，他不想再听娘没完没了地唠叨。“你的话，句句我都记住了，不会忘。以后一定按娘交待的去做人，我一定要干一些让娘放心、让娘高兴的事！”

张莲芳不说话了，但却拉起褂衿子去揉眼睛。

18岁的孙传芳，本来就是一副大骨架，这几年在营务处三姐

家中日子过得又舒服,早已长成了大人模样:五六尺的身材,粗粗壮壮的胳膊腿,园园方方的脸膛、高鼻梁、大眼睛;读了几年书又养成了一副温驯的性子,那举举止止,完全像他十年前死去父亲,只是比他父亲还显威武。看上去是个有作为的好小伙。早年,孙传芳虽然过了几年的流浪生活,但却也使他过早地领略人生艰难,明白了社会的炎凉;在三姐家进了学馆,便奋发读书,决心做一个能够出人头地的人。5年来,学馆蒙童的书本他不光读了个透,连《论语》、《孟子》也读了个滚瓜烂熟,有时自己还偷偷地去找一些《中庸》、《大学》之类的书去读,孙传芳是馆中学习成绩最好、老师最喜欢的孩子。老师常说:“他日后必然会榜上有名!”最近二年来,他却又爱上了兵书,不时偷偷地苦读、琢磨。三姐夫要把他介绍进练官营,他早已喜不自禁,觉得自己会干出样子。

张氏领着儿子来到女婿家,先见了女儿,然后,在女儿的陪同下又去见女婿。张氏把带来的茶点礼品放在女婿面前,笑着说:“姑爷,你别见笑,这点小物件算不了嘛事,都是你兄弟传芳办的。传芳说,‘在三姐夫家过了几年,亲人般地照顾,没法报答。临走了,只算表点心意’。我想啦,姑爷家嘛物品没见过,这算什么礼?拿出来,真够难为情的。姑爷,你就留下吧。”

王英楷摸着那盒盒包包的礼品,并不曾动心,岳母说的话,他倒是听得挺开心。“娘,瞧你把话说哪里去了,至亲一家人,说什么报答?兄弟传芳这么想了,你当娘的就该阻止他。不过,话又说回了,小小的年纪,就通达了人情,让人心里高兴。有这份心,送一只糖蛋,也是贵重的。这礼我收下了。”他又走到传芳跟前,对他说:“传芳,你懂事了。好,有出息!”王英楷把脸转向妻子,又说:“你把娘领屋里歇息去吧。告诉灶上,中午好好地办几个菜,咱们请娘吃饭,也算给传芳送行。”

张莲芳跟着三妮出去了,小房子里只剩下王英楷和孙传芳二